



中国共产党和军事领导人中，

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比他更加神秘的了。

除了他曾经在湖北一个窑场做过工，

外界对他很少了解。蒋介石把他称为文明的一大害。

埃德加·斯诺

革命将帅卷

徐海东

李鸣生 著



- 欲被遗弃的男婴
- 窑工走向山外的世界
- 被围追堵截杀回大别山
“徐老虎”威名大震
- 肃反肃反愿战死在疆场
赤膊上阵敌人胆寒
上帝拒绝死亡
- 英勇无畏巧指挥打胜仗
“青山大学”毕业生
- 马鞭抽响少女心
- 转战南北胜利会师
- 重病又缠身悬空的世界
毛泽东说：
“静心养病天塌不管”
- 又梦大别山

青年革命
传统教育
系列丛书



革命将帅卷

徐海东

李鸣生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戢遐龄

封面设计：吕敬人

徐 海 东

李鸣生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5.25印张 2插页 97千字

1992年7月北京第1版 199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500册 定价2.20元

ISBN 7-5006-1144-7/G·247

历史，是一条无岸无底的河。若能从中打捞出属于今天甚至明天的东西，便永恒。

——题记

目 录

引 子	一个价值十万大洋的脑袋·····	(1)
第 一 章	人生难道是转圈·····	(4)
第 二 章	榆树老人记住了·····	(12)
第 三 章	做人不是争官当·····	(17)
第 四 章	篝火颤动的夜晚·····	(26)
第 五 章	存在也是一种力量·····	(36)
第 六 章	上帝拒绝死亡·····	(46)
第 七 章	“青山大学”毕业生·····	(58)
第 八 章	马鞭抽响少女心·····	(67)
第 九 章	战争不是抒情诗·····	(79)
第 十 章	难忘深山小白羊·····	(87)
第 十 一 章	毛泽东借钱花·····	(96)
第 十 二 章	狂雪洗冤尘·····	(108)
第 十 三 章	“洋人”留下的历史·····	(119)
第 十 四 章	不当半个中国人·····	(129)
第 十 五 章	又梦大别山·····	(141)
第 十 六 章	人生终点站·····	(152)

引子 一个价值十万大洋的脑袋

中国的黄土高坡有过这样的记忆：

1936年盛夏的一个中午，一架由国民党人驾驶的美式飞机，从南京起飞，越过重重雾障，来到陕北红军前线的上空。

飞机在离地面三千米左右的空中盘绕三圈后，随着一声马达的嘶鸣，成千上万张传单如同雪花般从飞机上飘然而落。

片刻间，白色的传单落满高坡，落满山岗，落满壕沟，落满河畔。红军前线阵地，很快变成一片弥漫着浓墨油味的纸色世界。

最先拾起第一张传单的，是一位年仅十六岁的小红军。那会儿，小红军的目光正警惕地注视着尘土激荡的大路远方。当白色的传单从他头顶的上空纷纷落下时，小红军惊吓的模样，丝毫不亚于第一次看见黑压压冲杀过来的敌人。

小红军与第一张传单几乎是同时卧倒的。他观察了片刻，发现并不是什么杀人武器，而只不过是一张纸片，才用刺刀轻轻挑起，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它展开：

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者，前来投诚我军，当赏大洋十万!!!

小红军惊叫一声，如同获得了一份十万火急的情报，撒腿

便朝连部跑去。

当这张被汗水浸透的传单送到红军总指挥部时，彭德怀和徐海东正并肩匍伏在一份皱皱巴巴的军用地图上。彭德怀接过传单，刚一看完，便连骂带笑：

“哈哈，娘的！徐海东，老蒋要出十万大洋买你的脑壳呢，你肯卖不肯卖？”

徐海东放下红蓝铅笔，只匆匆瞥了一眼，便将传单一把撕了个粉碎：

“妈的！他老蒋就是出一百万大洋，也买不走老子这个脑袋！”

说罢，两人好一阵开怀大笑。

徐海东，何许人也？

一颗脑袋，为何价值十万大洋？

或许，对漫步在九十年代时间隧道的中国青年来说，徐海东这个名字多少显得有点老陈甚至陌生。然而，在半个世纪前，徐海东的大名却实实在在震动过中国的半壁河山。

蒋介石说：徐海东是中国文明的一大害！

毛泽东说：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了！

而他的战友们却送给他一个响亮的绰号：中国夏伯阳！

是的，在大别山这片贫瘠而神秘的土地上，既埋葬了五十万烈士，又生长了四百零九位将军——他们是共和国的军魂！

徐海东正是从大别山走出的一位。

然而，国家主席李先念却曾困惑地说过：为什么看得见井冈山，听得见洪湖水，就是见不到大别山？

大别山，你在哪里？

徐海东，又有多少人知晓？

从大别山走出的徐海东，身经百战，九次负伤。他的眼睛、大腿、胳膊，以及胸口、肩膀、臀部等，留有十七处伤痕。但他却大难不死，越活越神。

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十年内战中，国民党人曾先后杀掉了他们徐家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包括刚满周岁的婴孩共六十多个脑袋，但徐海东的脑袋却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

而且，在五星红旗升起后的1955年，徐海东那脑袋昂扬的肩膀上，还威武雄壮地扛起了一副开国大将的辉煌肩章！

那么，让我们掸去岁月撒下的烟尘，心平气和地走进徐海东的世界；从他那汹涌澎湃的生命之河里，去打捞一点属于今天甚至明天的东西。

第一章 人生难道是转圈

是一个云层很低的夜晚。

中年妇女埋头走在露水打湿的田埂上。

这是二十世纪初大别山一位常见的农家妇女。妇女叫吴嫂，虽刚满四十六岁，却已是第十个孩子的母亲了。

此刻，她的第十个小儿子就安稳地躺在她的臂弯里。小儿子象睡了，又像醒着，无论这个世界是刮风下雨，还是天黑天亮，似乎都与他毫无关系。当然，他更不会知道，心如刀绞的妈妈，此刻正伴着他跋涉在通往地狱的路上。

完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身负重担的吴嫂早被九个儿女拖得死去活来，这个小儿子偏偏又挤了出来。没吃没穿，连多余的一口米汤也没有。更何况近五十岁的人了还生孩子，在村里也算一件丑闻。于是丈夫说：“把他扔到池塘里算了，与其让他活着受罪，还不如叫他死了痛快！”

吴嫂忍着。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最后，还是选择了这个夜晚。

池塘越来越近了。

这是一个很不起眼的池塘。普通的清水，普通的荷花，还有那普通的鱼儿和野草，构成了农家一个普通的水色世界。

平常的吴嫂，在这里洗衣洗裤，淘米洗菜，还常把清清的

水池当作一面镜子，洗脸梳头。但今天，她却要在这池塘里放逐一只生命的小船。

吴嫂站在池塘边上，解开胸衣，将干瘪的乳头最后一次塞进小儿子的嘴里。小儿子的手下意识地抓住了母亲的头发。

起风了。荷叶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吴嫂慢慢蹲了下去。淡青色的襁褓离水面越来越近……

突然，一道闪电横空劈响。

小儿子“哇”地一声，惊天动地。

吴嫂一下搂紧了婴儿，随之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泪水伴着雨水，倾泻而至……

婴儿没死。

这个没死的婴儿五十年后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大将。

他就是徐海东。

许是上帝的安排，徐海东幸运地留在了这个世界。不幸的是，就在他刚刚开始摇摇晃晃走向人生时，妈妈突然双目失明，成了一个瞎子。

一个乱七八糟的世界在妈妈的眼里抹去了，徐海东那活蹦乱跳的身影也在妈妈眼里消失了，永远留在妈妈记忆里的，是徐海东三岁的傻模傻样：胖乎乎的小脸蛋，圆鼓鼓的小眼睛，还有那对荡满顽皮的小酒窝。

在妈妈看不见的世界里，三岁的徐海东便开始闯荡天下了。院坝、田间、荒坡、野林，到处印满了他那横蛮无礼的脚印。

且海东天生好斗，虎气十足，小小年纪便开始频频发动“战争”——在没有大人管辖的时间缝隙里，邻居家的孩子不是被他抓得皮破血流，便是被他咬得哭爹叫娘。

眼瞎的妈妈只得划地为牢，用一根结实的草绳将他拴在房前的一棵榆树上。

这是一棵不知生长了几百年还是几千年的大榆树，满身的累累疤痕记录着大别山人代代血雨风霜的苦难历史。徐海东每天便被拴在这棵树下，双手抓着草绳不停地围着榆树转圈。可从早晨到黄昏，转来转去，总也转不出妈妈用草绳圈定的世界。

于是，他便放肆地哭，大声地喊，用小脚不停地踢着榆树。等哭够了，喊哑了，踢累了，再坐在地上东张西望。当肚子饿了时，便顺手抓起一团树叶塞进嘴里，等苦涩的叶汁渗进肚里，才知道树叶只可看不能吃。

当月亮升起时，妈妈才解开他身上的草绳，将他抱在腿上，然后用一双粗糙的手细细地抚摸着他全身的每一个器官和每一寸皮肉。

这时，妈妈和他，便成了世上最幸福的人。

在妈妈的抚摸中，徐海东一天天长大；在妈妈的抚摸中，徐海东长到了九岁。

九岁的徐海东进了校门。但刚上了三年小学，他便对一个地主的儿子发动了“战争”：对方骂他是“臭豆腐”，他抓起一个砚台便朝对方头上砸去。“战争”的结果，他从鲜血中尝到了拼杀的快感，同时也被赶出了校门。

于是，年仅十三岁的徐海东，成了徐家第七代窑工。

徐海东的家乡，位于湖北的大别山中。他祖上六代，全是制坯烧瓦的穷窑工。瞎眼的妈妈原本想让他读书改换门庭，谁知还是无法逃脱“窑化子”的命运。

风里、雨中，清晨、黄昏，挖土、挑水，揉泥、制坯，日日夜夜，春夏秋冬，徐海东反复搓揉的，是一个泥巴构筑的世界。饿了，喝口菜汤；累了，随便往地上一躺，连个梦都没有。

窑工的日子徐海东熬过了九年。

九年中，徐海东最喜欢去的地方是窑厂背后那块绿草坪。每当太阳西下，他便带着一天的劳累来到这里，一边举起扁扁的小酒壶一口一口地饮着，一边遥望着连绵起伏的大别山和山中那伸向远方的弯弯小路。

大别山郁郁葱葱，高矗云间，那山山岭岭，终日不语，像深藏着一个难以诉说的故事；伸向山外的路上，人来人往，过客匆匆。牵狗的，赶鸭的，背山货的，抬新娘的，说书的，跑江湖的，如同小溪般源源流过。

徐海东坐在这里，看世界的旋转，望岁月的流逝。每当望着路上那远去的脚步，他便开始想象山外的那个世界。

扁扁的小酒壶，他坐在这儿独自饮了九年；那伸向远方的路，他也独自望了九年。九年中，大别山的树绿了又黄了，黄了又绿了；大别山的花开了又谢了，谢了又开了。但大别山还是叫大别山，大别山人的日子昨天怎么过，明天还是怎么过。

于是，有那么一天，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想换一种活法。

二十五岁的徐海东，第一次走在属于自己的路上。

大别山的路，凸凹不平，弯曲漫长，看不见开端，望不到尽头，只有祖祖辈辈那沾满泥巴的脚印清晰可辨。

这是1925年，大别山刚从黑梦中醒来。武汉的青年学生们又利用寒假，纷纷返回故乡，开始了革命道理的传播。徐海东默默地听着，越听越有兴趣。于是，徐海东要去武昌，要去“革命”！

农历初八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匆匆行走在路上的徐海东既有一种别离故土的愁绪，又有一种神往未来的豪情。

但这“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并不完全知道。凭直觉，他只感到这“革命”很神圣，很了不起，很可能会给家乡和自己的日子带来点甜头。他只知道自己是个男子汉，为了大别山，为了大别山的父老乡亲，同时也为了改变一下自己的生存环境，他应该走出大别山，走出那个祖祖辈辈用泥巴涂抹的世界，到山外去闯荡一番才是。

然而，到了武昌，徐海东才知道，这个世界原来并不是为他准备的。

公路、汽车、宾馆、龟山、蛇山、黄鹤楼，这一切对徐海东来说，既陌生又无缘。他满街逛游，四处流浪，想找共产党，共产党连个影子都见不着；想干“革命”，却不知道这“革命”该从何干起？后来，在一个小学同学的帮助下，他才在一个地面铺里落下脚来。

要干“革命”，得先填饱肚子，可刚到武昌的徐海东两眼一抹黑，肚子问题便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了。于是，他在店里找了个苦差：每天到长江里去挑水！

从长江码头到岸上，有六十七层台阶，徐海东每天从清晨

到傍晚，挑着一百六十多斤的水桶一层层往上爬。即使累病了，照样不歇脚。

徐海东没有忘记“革命”，而且在执著地寻找。

1925年4月8日，经人介绍，徐海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武昌都府堤40号一间燃着小油灯的小屋里，他第一次庄严地举起了自己宣誓的拳头。

但入了党的徐海东还是挑水。不同的是，他感到日子过得有了点盼头。为了多交党费，他省吃俭用，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听戏，到了月底的那个夜晚，他便关起门来，坐在昏暗的油灯下，把一月挑水挣来的铜板从小布袋里抖搂出来，细细地数上一遍又一遍，然后再恭恭敬敬地交到“党”的手心里。

当然，在残阳如血的黄昏，或在细雨濛濛的秋日，当他放下肩上的水桶，站在码头的岸边，一边抹着额头的汗水，一边望着滔滔东去的江水时，也免不了会悄然自问：革命，难道就是挑水？

不久，根据党组织的需要，徐海东当了兵。或许他天生就是一个扛枪打仗的料，半年后，因他枪法好，被连长看中，提为下士班长；两月后，又提升为中士。不久，他又离开连队，去投奔了北伐军。

然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批的共产党人遭到逮捕，大批的共产党人遭到屠杀。他接到党组织的紧急通知，要他迅速离开军队，自行隐蔽起来。

血气弥漫的夜晚，他独自悄悄来到长江码头。六十七个台阶依然如故，滚滚江水依旧流淌，然而，徐海东的心，却血流

如注。

飘落异乡的他，往哪里躲？去哪里藏？

知情的江风搀扶着他，漫无目的地在江边走着。

龟山眨着鬼眼，蛇山闪着磷光，黄鹤楼沉默不语。一具具尸体不时沿江飘来，江面上翻腾着血红色的波涛。

直到深夜，他才猛然回过头来，想起那生他养他的大别山！

大别山的路，还是那条路。

两年前，徐海东踏着这条路，从大别山走向武昌，两年后的今天，他踏着这条路，又从武昌回到大别山。

躲躲藏藏的路，他走了整整三天。

太阳落山时，他回到了家门。最先看到的，是那棵挺立风中的老榆树。树下，白发苍苍的妈妈坐在一个草垫上，一双瞎眼怔怔地望着伸向山外的路。

走后的徐海东当然不会知道，父亲在一年前便撒手西去，作为家中顶梁柱的大哥也随之死于病中。瞎眼的妈妈每天坐在这棵老榆树下，盼望着他早早归来。从清晨到黄昏，从深夜至黎明，秋去冬来，日复一日，瞎眼的妈妈望得好苦好苦！

“妈妈！”徐海东叫了一声，便双膝跪在了妈妈的脚下。

“东儿……”惊恐的妈妈紧紧搂着他，一双颤抖的手不停地在他脸上身上反复地摸来摸去。好久好久，才问出一句话来：

“还走不？”

望着母亲那张菜黄色的脸和一双失明的眼，徐海东只好

咬着牙关说了一句：

“不……不走了！”

母子俩紧紧抱在了一起。

是夜，徐海东步出家门，独自来到那棵老榆树下。星光昏黄，月色惨白，凄厉的狗吠声不时从大别山深处传来，令人毛骨悚然。

他掏出扁扁的小酒壶，猛劲灌下一口。好久没喝酒了，酒刚一下肚，浑身便一阵燥热。

他绕着榆树不停地走着，喝着，喝着，走着，脚下仿佛有永远走不完的路，有永远转不完的圈。酒不断地灌进肚子，又不停地渗进五脏六腑，然后仿佛又熊熊燃烧起来。

恍惚中，他想起儿时被妈妈拴在这棵树下的情景，想起那根比自己腰还粗的大草绳，想起自己抓着草绳绕着榆树转圈的傻模傻样。

恍惚中，他又想起了山外那个血腥的夜晚，想象着一个个的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之中的惨烈情景。趁着酒兴，他体内腾起一股渴望拼杀渴望搏斗的冲动，恨不得真枪实弹地与那帮不见踪影的家伙面对面地厮杀一番。

渐渐地，一壶酒被他喝了个一干二净。他举起酒壶，对天大吼三声，然后便重重地倒在了老榆树的脚下……

第二章 榆树老人记住了

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是在一个太阳落山的傍晚传到大别山的。

当时，徐海东正躲在自家的房檐下，偷偷磨着一把快要生锈的大刀。他当即跑到县里，找到县委有关领导，打听南昌起义的详细情况，想尽快找到起义军，好跟着队伍痛痛快快地干它一场！

但，无人知道起义队伍的确切消息。

之前，县委曾发给徐海东一支手枪，十四发子弹，并让他担任了农民自卫军的队长。但没过多久，总共不过十几个人的自卫军，就有一半以上甩手不干了。

现在，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一响，徐海东很快又带着自卫军，偷袭了民团的一个班，缴获了七支长枪。农民们一见有了枪，又纷纷报名参军，个个变得胆壮气粗起来。他的队伍很快便由几个人扩展到了几百人。

但事过不久，地方民团勾结一部分国民党军，向徐海东的自卫军发起了围攻。

不怕天不怕地的徐海东对此根本不放在眼里，他带着队伍就去迎战。然而，对方的枪炮刚刚一响，农民自卫军便被打得七零八散，溃不成军。